

【区域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经验、 制约因素、突破路径*

杨梦洁

摘要：建立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时代在更高起点上实现中部地区全面崛起的硬道理。当前安徽、湖北作为典型代表，中部地区在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做强高技术产业集群品牌，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面向前推进。但受到内生性、外部性、结构性、周期性多重因素制约，综合来看中部地区整体产业竞争力不及东部地区，增长爆发力不及西部地区，正处在产业新旧动能深度转换、调整成效有待时日显现的艰难过渡期。应深刻研判自身问题与外部形势，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先进制造业基础、补齐市场化营商环境不足、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体系、构筑内陆开放新优势等方面着重发力。

关键词：新时代；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102-08 收稿日期：2024-04-22

***基金项目：**2023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赋能河南制造强省建设问题研究”(242400411092)；2024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基本科研费项目“以新质生产力引领河南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研究(24E030)”。

作者简介：杨梦洁，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州 451464)。

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指出，“中部地区发展站到了更高起点上”，并围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中部地区崛起划定了产业蓝图。

回顾中部地区崛起发展历程，2002年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GDP增长率分别为10.92%、8.53%、9.04%，中部地区增速“垫底”现象引发广泛关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中部地区崛起”概念，并在2006年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家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大板块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正式形成。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10年左右，一些学

者结合GDP等重要经济指标，对该政策实施效果予以肯定(范恒山, 2013; 杨兰桥等, 2014; 郭小燕等, 2014)。2016年之后不少学者结合经济新常态等变化，对中部地区崛起新形势与新挑战做出研判(范恒山, 2017; 彭志敏等, 2017; 周毅仁, 2018; 徐阳, 2019)，其中部分学者就战略实施成效进行实证检验，虽有少量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未能显著带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王升泉, 2017; 陈凡等, 2022)，但更多学者验证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能够通过拉动产业投资增长、发展工业企业、促进技术创新等方式有力带动经济增长(陆军等, 2018; 黄敦平等, 2022)。2024年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召开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迅速关注并发声，指出中部地区崛起迎来政策新机遇。

我们应清醒地看出，中部地区距离真正全面崛起仍有不小差距，特别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崛起之路上的不确定性增加，形势更为多变复杂。系统梳理中部地区在产业上取得的新进展，研究新时代中部地区面对新形势，如何建设产业结构更加高级、产业分工更加有序、产业动能更加先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好地融入和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中部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经验

中部地区近年来紧抓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谋划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把握各项国家级战略叠加优势，积极融入全国区域经济三大支撑带和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等发达城市群，以更强大发展实力站在了中部地区崛起更高起点，部分地区率先实现“后发赶超”，成为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先行者。

（一）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典型案例

1. 安徽“先进制造”带动经济全面腾飞

2023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达到50875亿元，同比增速8.9%，总量跃居中西部地区第一位与全国第七位，先进制造业发展势头迅猛，带动安徽GDP以5.8%的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是“世界显示之都”实力突出。安徽从2008年京东方6代线落户投产之后，不断深耕谋划，竞逐产业前沿，集聚京东方、维信诺等一批产业链主企业，搭建完整产业链，新型显示产业成长为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根据2023年全球新型显示产业大会数据，安徽各类显示面板产能占全球总产能的7.8%，出货量约占全国的1/7，合肥新型显示产业实力位居十大城市之首。二是“新三样”产品迅速出道。2022年，安徽规上工业营业收入居于中西部第四位，2023年，以8.9%的高增速反超湖北、四川、河南等地，突破5万亿元跃居中西部第一位，其背后是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强势带动。安徽目前集聚了奇瑞集团、比亚迪合肥、

江汽集团、蔚来等7家整车企业，以及中创新航、国轩高科等1100余家关键零部件企业，各地市配套协作构建全省完整强大的全产业链体系。2023年，全省汽车产量249.1万辆，居全国第二位，其中新能源汽车86.8万辆，同比增长60.5%，汽车出口714.6亿元，同比增长120%。在汽车出口的强力加持下，安徽2023年外贸经济总量达到8052.2亿元，距外贸大省河南仅相差55亿元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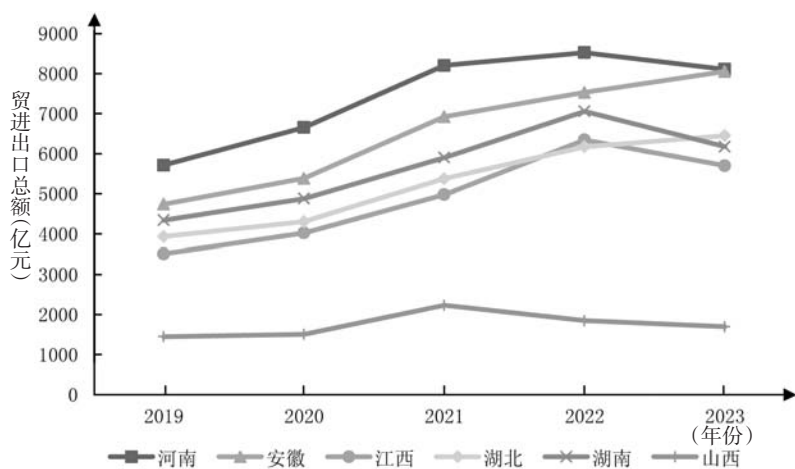


图1 2019—2023年中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2019—2023年中部地区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湖北“软硬协同”锻造中部产业名片

2023年，湖北GDP增速6%，在经济大省与中部地区中位居第一，其中数字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元，数字新引擎动力强劲，占GDP的4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2%，是中部地区唯一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一是“中国软件名城”建设稳步推进。湖北是中部地区软件和信息服务发展高地，2023年，业务收入3049.93亿元，同比增长19.3%，高于全国平均增速5.9%，规模位居全国第十位，占中部六省之和的43.8%，以绝对优势撑起中部地区软件业“半壁江山”。二是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聚焦信息光电子、能量光电子、生命光电子三大领域，以“中国光谷”为基地，引领“光芯屏端网”产业规模在2023年达到8470亿元，成为湖北叫响全国的数字产业集群品牌。根据湖北经信厅数据，湖北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光电器件生产基地，光纤光缆产业规模约占全国的1/2与全球的1/4，位居世界第一位。2023年，激光切割设备出口总额排在广东、江苏、山东之后，位居全国第四位，成功造出中国首台核心部件100%国产化的

高端晶圆激光切割设备。国家存储基地、国家集成电路基地建设也取得了耀眼成就,长江存储是国内大陆地区第一家专注于存储芯片领域的上市公司,2022年推出国内首款八层3D NAND闪存芯片,达到世界先进232层级研发水平,为中国半导体芯片行业打破国外进口依赖做出卓越贡献。

(二)中部先发地区经验举措分析

1.打破传统思维惯性,大胆改革创新施策

实现“后发赶超”需要以敢为人先的魄力落地新政策打开新局面。安徽针对高技术产业高风险特点,积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通过政府投资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产业培育,对国资平台进行以管资本为主,按照市场化逻辑运营的产业赋能型改革,通过政府资金直接招引重大产业项目,享有“最佳政府投行”之誉。2022年,合肥设立总规模200亿元市政府引导母基金,以17条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为中心,持续创新升级“合肥模式”,提出“创投城市计划”,加速引培基金管理机构,全力打造科创资本中心。湖北为解决创新链卡点堵点问题,早在2012年就出台“黄金十条”,以东湖高新区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依托,在全国率先大胆创新,提出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70%归研发团队的重大举措,迄今仍然具有政策先进性,打破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的限制,带动一大批高端技术人才参与企业创新,激发人才和企业创新活力,截至2023年8月,东湖高新区高企总数突破5700家,位

居全国高新区第四位。湖北全省国家级科技企业数量已突破五万家,位居全国第五位,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已超过三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即将突破两万家。

2.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培高能级创新平台

安徽合肥是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湖北武汉是继北京、上海、粤港澳国际科创中心和成渝区域科创中心之后,又一个明确支持建设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两地分别拥有中部地区最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一方面,大科学装置也是各个区域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国之重器”,截至2023年底,安徽合肥拥有12个大科学装置,其中3个已投入使用,湖北也有六个大科学装置正式进入国家序列,在中部地区遥遥领先。另一方面,两地均将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作为强化产业创新驱动力的重要抓手。截至2023年底,安徽拥有国家同步辐射、微尺度物质科学、磁约束核聚变三个国家实验室,建成223家“国字号”创新平台,34家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九家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的强大梯队。湖北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是全国唯一的光电子国家级实验室,并布局建有光纤光缆制备技术、光纤通信技术与网络国家等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华为光通讯半导体芯片研发中心等重量级研发机构,对光电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创新支撑作用。

3.聚焦优势特色产业,贯彻链式集群思路

湖北“光芯屏端网”与安徽“芯屏器合,集终生智”产业集群均是两地经由数十年时间深耕发力,围绕优势点,集聚规模链打造的产业名片。以安徽为例,在认识到自身产业链关键环节“缺芯少屏”的断点之后,2006年就举全市之力风险投资京东方,一举奠定显示面板及相关半导体产业发展基础。在集成电路产业上,2013年合肥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曾统计过全市家用电器、面板显示等产业每年对芯片有超300亿元的巨大需求,及早谋划成立微电子学院培养相关人才,并组建合肥高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从事半导体产业招商引资及企业服务。这种围绕已有产业基础,在链条上下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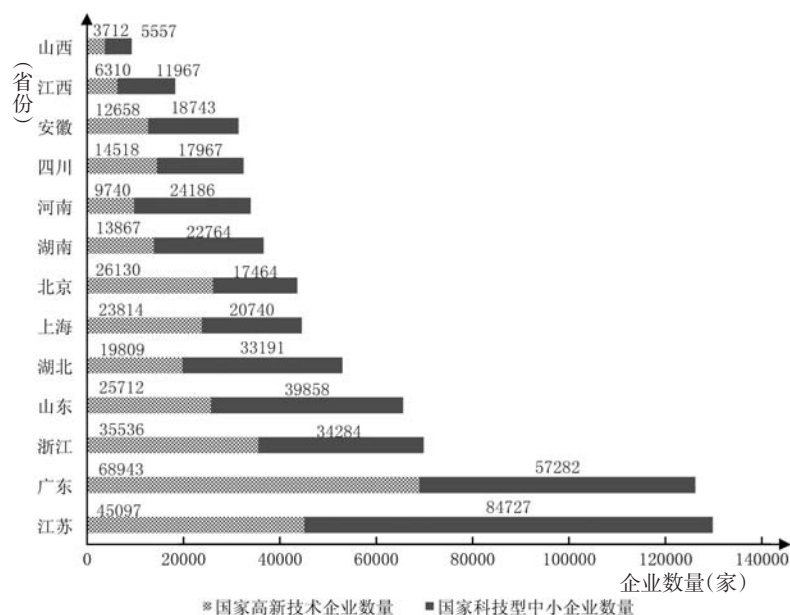


图2 2023年8月国家级科技企业TOP10地区及中部地区数量对比

数据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网站以及各省科技厅网站数据。

深挖高成长性、高附加值环节,以政府投融资招引关键高技术性企业,随即带动产业链上其他企业陆续落户的产业链思维始终贯穿产业集群培育全过程。2020年合肥先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启动“链长制”,围绕重点产业链率先打造了一批具有产业链思维与全产业链知识图谱的招商干部队伍。

4.注重科技成果转化,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湖北将创新联合体作为融合各类要素资源,加速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举措,率先围绕优势主导产业组建光纤激光器、车规级芯片等创新联合体,融通大中小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协同创新,配套建立一名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面向一个主攻方向,打造一个高水平研发团队,带动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创新,推动一个产业集群的“五个一”模式,打通从源头创新到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业集聚的完整链条。同时高质量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孵化载体,截至2023年,湖北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数量超过500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84家,持续位居全国第五位,并积极同深圳合作,学习先进经验在孵化器中应用“楼上楼下,创新创业”模式,建立“成果转化+产业孵化”双创服务体系。安徽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率先启动场景创新工作,打造全国场景创新应用高地。在场景提供与技术供给中形成政府界、科技界、产业界协作创新生态,参与场景中的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享有便利,能够和清华合肥研究院等一批研究机构深入合作,孵化出无限可能的“小场景”,让技术成果在真实场景应用中加速迭代。

二、新时代中部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面临的制约因素

进入新时代,中部地区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向前推进。但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处于白热化阶段的区域产业竞争格局以及自身存在的薄弱短板,中部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全面崛起仍面临不少挑战。

(一)中部地区内生性矛盾突出

1.产业带动能力偏弱

从经济增速来看,“东西快,中部慢”现象仍然

突出。2023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GDP增速分别为5.4%、4.9%、5.5%、4.8%,中部地区仅高出东北地区0.1%,中部地区发展呈现疲态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竞争力与结构性问题。东部作为先发地区,先进制造业集群规模质量领先全国,长三角、珠三角各个集群的产业生态系统较为完善,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具有较强实力,产业结构更加稳定完善,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与韧性均处于更高层级。中部地区整体制造业结构相对单一,对房地产投资依赖较重,缺乏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业的多元化支撑,能源、原材料产业发展不及处于发展初期增长势头迅猛、政策倾斜力度更大的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带动效应明显,整体处在新旧动能深度转换,调整成效有待时日显现的艰难过渡期。

2.分化格局进一步加剧

过去数十年发展历程中,中部地区没有产生具有主导区域产业分工体系能力的“极核”中心城市,如珠三角的广州、深圳,长三角的上海等,中部地区崛起相关支持政策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相比也不存在特殊优势,缺乏核心区引领、内在产业关联性与强政策凝聚力的中部地区受到周边增长极吸引,在发展转型期“多级分化”现象更加凸显。安徽向东全面融入长三角地区,2023年8月印发《关于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山西产业类型较为特殊,区位上向京津冀地区靠拢。湖南、江西紧邻广东,湖南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与珠三角地区保持良好互动,江西稀土、锂电池等则具有链条上下游互补关系,湖南与江西成为珠三角产业转移、区域分工合作的首选地区。根据广东省商务厅数据,2023年,广东与湖南、江西签订了256个合作项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材料等领域,投资总额2375.16亿元。湖北积极融入经济增长更快的长江经济带,河南则是最典型的中部地区,发展受限较大。2024年一季度,依靠“新三样”产品强势带动,安徽外贸进出口以9.8%的增速跃居中部第一位,而机电类产业占比较重的河南、湖南、江西增速分别下降29.3%、38.3%、47.5%。

(二)国内东西部地区双向挤压

一是东部地区“反向招商”引流中部地区优质产业资源。近两年上海等东部地区频频到武汉、成

都等地“反向招商”，将目光瞄准中西部地区具有高成长性的初创型中小企业，特别是一些“专精特新”企业，以自身较为完备的创新生态吸引这类企业转移到东部，中部地区创新型企业出现一定“外流”现象。二是西部地区抱团发展成效显著形成较强压迫力。西部地区近年来紧抓各项国家战略叠加机遇，成渝地区2021年获批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点建设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等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2023年成渝双城经济圈GDP达到81986.7亿元，占西部地区的30.4%，其中四川GDP突破6万亿元，反超河南，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GDP第一强省。从表1可以看出，中部地区高技术企业数量仅为东部地区的1/3，虽然企业数量超西部地区将近一倍，但是利润总额却不及西部地区，在数量、质量多个维度上表现出“双落后”之势。

表1 2023年全国四大区域高技术产业经营情况对比

高技术产业	企业数量(个)	用工数量(个)	营业收入(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全国	50074	14872175	223403.9	15589.18
东部地区	33277	10000269	148952.8	10819.37
中部地区	10191	2701570	37385.58	1927.218
西部地区	5437	1863630	33072.5	2295.516
东北地区	1169	306706	3993.056	547.0708

数据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23)》。

(三) 国外产业链调整形势复杂

一是产业链布局思路发生转变，底层逻辑政治特征明显。产业链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底层逻辑是人类技术进步产生的创新大爆炸，打破传统分工平衡局面，本次全球产业链重塑调整也要归因于深度席卷全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产业链布局从单纯追求效率向安全第一、效率第二转变。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经济体出现了明显的“去中国化”迹象，一些违背正常经济规律与跨国公司利益的制裁、断供、遏制行为频现。二是全球产业链趋于放缓，呈现内向化、区域化、本土化等新动向。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时间节点，在经历数十年飞速发展之后，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主体，中间品贸易高速增长的传统模式后继乏力，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各国深度审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技术创新、就业等方面的深层意义，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各种制造业回流政策。中国

外贸同时面临需求收缩与供应链转移挑战，2023年我国四大板块外贸出口普遍出现下滑，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出口美元值分别同比增长-4.1%、-9.8%、-4.8%、0.9%，中部地区在新型开放格局中，区位优势不及其他三个地区，产业结构与竞争力不及东部地区，受到更大影响。

三、新时代中部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新崛起的突破路径

根据对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的新经验，以及对形势、问题的剖析，各个省份均需“向内求”与“向外修”并重，在瞄准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锻造自身产业发展硬实力的同时，高水平融入国内外产业分工新体系中，全面加强各层级区域内外联动，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带来更为强大的增长新动力与更为广阔的发展新空间。

(一) 以未来、新兴产业为主阵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战场，综合来看中部地区较之发展起步较早、科创资源更为集中的东部地区仍然存在不小差距，需要充分考虑这些产业发展的不确定与高成长性，针对技术研发门槛高、资金投入风险大、成果转化周期长、产品推广耗时久的特点，结合自身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打破常规思路，量身定制专项政策，谋求精准突破。

一是布局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强化原始创新驱动。抓住国家进行区域战略科技创新资源布局的时代新机遇，高标准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对中部地缘相近、产业相关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其他中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业集群、高等院校、新型研发机构等，积极谋划争取国家战略科技创新资源，在新型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型储能等优势领域，支持“链主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持续性突破一批领先国内外的关键核心技术，争取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落地，带动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培育国家实验室后备力量。二是建设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完善创新生态圈。各个省份应选定产业链优势行业率先实现中试能力、创新联合体、

科创服务平台、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平台全覆盖。学习“合肥模式”先进经验,因地制宜设立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化推进“优势产业+母基金+政策支持”模式,建立“实验室+龙头企业+高等院校+孵化器+中试基地+产业基金+产业园区”的全链条转化体系,大力推动“从1到10”的迭代性转化。

(二)以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为重点夯实先进制造业基础

中部地区食品、装备等传统产业占比较重,且多为各个省份的传统优势产业或支柱型产业,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本盘。202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特别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中部地区应学习广东等地对传统产业全链条整合与集群深度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经验,践行“智改数转”与商业模式创新,应用新技术、使用新要素,产生新业态、发展新经济,推动产业新旧动能变革。

一是装备制造等重型制造产业,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为提升方向。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优势环节,发展“装备+平台+服务”、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多种新模式,促进企业向一体化系统集成商和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二是新材料、化工等链条长、跨域广的产业,以高端化、绿色化、前沿化为提升方向。依托多氟多、兴发化工、赣锋锂业、平煤神马集团、纳新新材料等企业,组建“龙头企业+创新平台”的创新网络,研发突破一批竞争力强的高性能、高精尖新型材料、先进合金产品。紧跟国内外产业发展前沿,主动对接半导体、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在第四代半导体材料、高性能合金材料等领域发展,实现创新动能整体跃升。三是食品、服装等消费性产业,以新理念、新模式、功能化、场景化等为提升方向。把握新消费升级趋势,融合新国潮、新康养各类新元素,围绕时尚化、个性化、保健化等新消费主体需求,借助数字化、工业设计等工具,从市场消费端出发,进行品牌再定义、产品再设计,反向整合供应链,创新商业运营模式与市场运营模式,传动影响生产端,带动全链条创新升级。

(三)以深化市场化改革为方向充分激发产业主体活力

截至2023年底,中部地区新增经营主体583.77

万户,增速15.5%,高出全国2.9%,实有经营主体数量达到4356.56万户,其中河南经营主体数量1094万户,位居全国第四位,这是中部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产业主体优势,需要对标东部先发地区找准市场化思维的不足,持续深化市场化营商环境改革,激发千万户经营主体发展活力,全面释放经济增长动力。

一是充分调动民营经济发展积极性。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要求,在要素配置、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营商环境自审自查,确保严格执行“一视同仁”准则,特别对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灵活创新高效配置,开展优质产业空间供给试点等,满足实体经济民营企业的产业发展需求。二是创新性做好增值服务,提高体验感。从市场主体角度对政府政务服务进行改革,在做好“减法”提高政务便利性的同时,学习苏州、广州、深圳等地先进经验,积极提供衍生性增值服务。例如注重项目全链条全周期服务,构建为企服务新生态;设置“一机构、一平台、一个码、一类事”,整合财政、工信、科技等多部门职能,向企业提供集成服务。三是普惠性保障大中小微企业发展需求。在对重点企业一以贯之开展一对一重点服务的同时,关注数字经济时代快速崛起、富含潜力、规模巨大的中小微企业群体及海量个体创业者需求,借助“互联网+”数字技术手段,扩大电子执照应用范围,增强市场准入、登记便利性;加快信用监管数字化转型,建立数字化精准监管新模式,数字赋能为小微企业及个体经营者创造安全便利的融资条件。

(四)以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为抓手提升产业综合发展优势

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及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内涵需要产业融合,国家对中部地区定位要求以及中部地区农业农村责任重,传统制造业占比高、现代服务业不发达的现状也需要产业融合。新时代中部地区应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顺应新消费升级趋势,推动城乡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集合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于一体的产业新业态。

一是综合运用新技术与新装备,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在农业生产与加工

中全面推广数字技术及产品应用,依靠温度、湿度传感器、光照度传感器等数字化基础设施,从源头提升各类农产品质量。发挥中部地区先进农机装备产业集群优势,依托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重要平台,持续提升农机装备研发及应用水平,发展智慧农机,率先建设“一大一小”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二是创新运营模式与商业模式,带动三大产业共同提升。高质量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和物流配送体系,结合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农村资源,积极对接引入先发地区优质运营团队,打造若干全国知名的县域电商直播基地。支持发展平台经济,借助平台强大的组织架构与资源整合能力,破解各链条之间、各环节之间及各主体之间对接难题。学习推广“澄明模式”先进经验,反向重构从第三产业市场选品销售,到第二产业供应链加工制造,再到第一产业高效农区的“一二三产融合”全流程,实现农民、企业、投资方、政府、产业园区群体性受益。

(五)以拓展产业发展新通道为目标构筑内陆开放新优势

2023年,中部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六个省份“一带一路”外贸进出口在各自进出口总额中占比均超过40%,其中湖南、安徽超过50%,综合考虑当前国内外产业链密集调整以及复杂多变的外贸形势,中部地区需要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把握住既得良好开放格局,从激烈动荡的产业链重构中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开拓更加稳定广阔的海外市场。

一是多渠道建立多元化贸易合作关系。高质量参与中欧班列,稳定深化“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积极拓展与我国具有产业互补关系的印度、越南、泰国、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围绕优势产业建设特色跨境电商产业带,稳定外贸局势,培育新增长点。二是支持优势集群优质企业抱团出海。立足各省省情,结合特定产业链全球发展形势分析,瞄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链环节、不同应用场景的海外市场,推动重点产业链优势力量走出去。鼓励企业海外品牌推广,参评国际奖项等,在品牌创新、市场拓展、渠道开拓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政策扶持力度。探索跨区域、多部门联合共建“走出去”平台,为企业提供“走出去”的

法律、担保、投资等问题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三是深度建设一流国际化营商环境。比照东部开放先进经验,充分发挥中部地区各个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探索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机制、“无证明自贸试验区”、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套餐式”服务平台等制度创新,提高贸易通商便利度。进一步推动外商投资自由化改革,在金融、航空、医疗等领域扩大外商投资范围,加大外商投资利用力度。

(六)以加强衔接重大战略为指引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中部地区向东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紧邻,向西链接西部广阔能源市场与对外开放新高地,要充分结合这一特殊区位,将向外分化力转变为内在聚合力,从东、西、南、北、海、陆、空各个方向同重大战略衔接,结合中部地区产业类型与结构特点,建设产业过渡与支撑的中间地带,探索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与产业合作新机制,形成更加协同、互为提升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一是深化开放合作链接先进资源要素。东部地区在新兴、未来产业领域是区域创新龙头,要差异化发挥中部地区产业配套体系完备以及市场空间广阔的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建设成为成果转化高地,发展各类中试基地等成果转化平台,在与东部地区深度合作中,建立跨区域科技成果孵化转化链条。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东部地区设立域外研发中心,建设“科创飞地”,对接当地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高端创新要素,借智借力突破中部地区科创资源限制。二是创新对接模式打造新型产业合作关系。探索“两地双园”合作建设,中部地区各个省份可以同产业关系密切,上下游连接紧密的沿海、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窗口地区展开广泛深度的产业合作。依托自贸区、省内开发区、优势产业集群与产业龙头企业,同重庆、广西、云南等地联手,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同海南、广东等开放水平高的地区联手实现“借道出海”,将中部产业资源优势与这些地区对外开放优势相结合,建设国内跳板,撬动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 A. KARLSEN, H. B. LUND, M. STEEN. The roles of intermediaries in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clusters:

- Enhancing cluster absorptive capacity[J]. *Competition & Change*, 2023,27(1).
- [2] KHAREL S., SINGH P.. Effects of transport corridor advancement on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relocation-Dallas Fort Worth (US) case study[J]. *GeoScape*, 2022, 16(2).
- [3] 陈凡,周民良.中部崛起战略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来自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 2022(2).
- [4] 刘怀德.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6).
- [5] 吴志军,舒晓杰.中部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演化特征及其提升路径[J].*区域经济评论*,2022(5).
- [6] 张晓松,朱基钗,杜尚泽.站到更高起点挺起中部“脊梁”[N].*人民日报*,2024-03-23(001).
- [7] 谭永生.数字赋能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4(1).
- [8] 李燕.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J].*经济纵横*,2023(11).
- [9] 王建胜.长三角城市群产学研知识流动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机制与效应[J].*经济地理*,2024(2).

New Progress and Dire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New Era

Yang Mengjie

Abstract: Establish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supported by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s the hard truth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rise of the central region at a higher starting point in the new era. Currently, Anhui and Hubei, as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have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in driv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high-tech industrial cluster brands, and stimulating new momentum in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central reg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s being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However, constrain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endogeneity, externality, structure, and periodicity, the overall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entral region is not as strong as that of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explosive growth is not as strong as that of the western region. It is currently in a “difficult transition period” where the new and old driving forces of industries are deeply transformed,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adjustments needs to be demonstrated over time. We should deeply analyze our own problems and external situations, and focus o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illing the gap in market-oriented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ing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and building new advantages of inland opening up.

Key Words: The New Era; Central Region; Modern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责任编辑:彦 伦)